

评点本

金庸武侠全集

鹿鼎记

评点本  
金庸武侠小说全集

# 鹿鼎记

版权登记号:图字 01 - 97 - 1966 - 1977

著作版权属于金庸

评点版权属于文化艺术出版社

评点本金庸武侠全集

金庸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北京仰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4 毫米 1/16 印张:495 字数:11,039,000 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 - 5039 - 1841 - 1/I · 785

全套定价:1980.00 元

# 《鹿鼎记》总论

## 卜 键

在金庸先生的武侠作品中,《鹿鼎记》是最晚出的一种。

中外文学史上曾不乏这样的例子:一个伟大作家最后“江郎才尽”,在末造中留下遗憾。而金庸则相反:他在写作的巅峰期,积三年之功,创造出《鹿鼎记》这样一部惊世骇俗之作,然后挥别“武林”,真有点儿像书中主人公的功成身退。

或也正由于此,人们在接受《鹿鼎记》的时候,便不能不有一种特别的关注,其对书中主人公,便不能不有一番特别的挑剔。于是对《鹿鼎记》的阐释便言人人殊,对作者命笔大旨的探讨亦种种不一,缘此又引出评论界的闹热,有人说这是一部反武侠的书,有人论其为历史小说,甚至有人推测某章某节为代笔人所撰,这当是古今中外所有经典作品的共同“待遇”。

然无可否认《鹿鼎记》是一部很好看的书,无可否认韦小宝是作者以心血和心智团凝出的一个文学精灵。在中国武侠小说乃至整个中国小说史上,《鹿鼎记》都是一个特例、一个尤物,一个令读者和批评家耳目明爽的新范式,一个将历久弥新的文学和文化存在。

就在该书的后记中,金庸似乎想到要向读者说点儿告别武林的话,便自然涉及其创作,有几句自我品题:

单就“自己喜欢”而论,我比较喜欢感情较强烈的几部:《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飞狐外传》、《笑傲江湖》。

就中没有提到《鹿鼎记》,何也?或正是作家的“烟云模糊处”。本书自有金庸先生强烈的感情注入,在看似调侃戏谑的行文中亦底蕴着明确的爱憎,熔铸着对历史和道德的索解评判,潜流着对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思考,作者有大悲悯在焉!

《鹿鼎记》是一部康熙别传,是一部宫廷秘辛,是一部官场实录,是一部江湖大观,是一部市井偶记……汇而总之,是一部世情书。“描写世情,尽其情伪”(鲁迅论《金瓶梅》语),以情伪而见情真,当是作者的立意所在。

《鹿鼎记》是武侠小说中的异品。

### 一、“鹿鼎”四义

作者以“鹿鼎”为一部之总名,亦以之一部之总纲,寄意颇深。

首先,此一书名当得之于书中有鹿鼎山。这座山在极北之地的额木尔河与黑龙江交汇处,山中藏有八旗重宝,且又是大清国龙脉的所在。当书中主人公历尽艰辛悉知该山的秘密并来到山下,却发现山上有一罗刹军寨——即雅克萨城。由此便成武侠规模:各方势力对藏图经书的血腥争夺,《四十二章经》绝大秘密的终于凸显,冰海逃亡与兵寨历险,俄罗斯之行与雅克萨尿战,写来均令读

## 鹿鼎记

者挂肚牵肠，欲罢不能。

而全书之始，距“鹿鼎山”三字的出现还很辽远，大文士吕留良课子读书，讲解的便是“鹿”“鼎”二字，“人为鼎镬，我为糜鹿”，包蕴了多少故国情怀、遗民血泪？由是又可知“鹿”指细民百姓，“鼎”则拟政权。在初民们以吃饭为生存第一要义的时代，鼎具有了作为一种炊器的本原意义，唯后世不断延伸，渐而为传国重器，为政权和帝位的象征，然其本义却从未消亡。后世以“调和鼎鼐”、“调鼎手”喻治国，喻宰相之位，仍基于此。书中的康熙似缺少得力辅弼，军国大事的重负多担于一个少年皇帝的肩头，常可商量咨询的则是一个更其年少的太监，“治大国若烹小鲜”，两少年便成了调鼎手，写来亦是有趣。

然“鹿”亦可以喻政权，喻帝位。《史记·淮阴侯列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则明白以鹿喻帝位。“荆榛曾记从龙日，鼙鼓还传失鹿年”，亦言政权易替。吕留良为明清间大儒，当熟知“问鼎”、“逐鹿”之典在语义上的复杂性，却把“未知鹿死谁手”绎解为“咱们做老百姓的总是死路一条”，是时局使然，亦遗民心态使然。

历史地来讲，清初入关直至康熙朝平定三藩之乱，“鹿死谁手”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南有三藩，北有蒙古察哈尔部，西有准噶尔，越海有台湾郑氏。明室瓦解，“群鹿争逸”，故“逐鹿”仍是整个小说的主线。参与争持角逐的有天地会，有郑王府，有神龙岛，有平西王府，甚至云南沐家、西藏喇嘛桑结、蒙古王子葛尔丹、前明公主九难，也来凑一份热闹，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煞是热闹。康熙帝已正位九五，在这场江山赌赛中自然不可回避。

“鹿”和“鼎”终究是要统一的。治乱兴亡呼唤英雄出现，由乱到治则是一番对英雄的磨洗。“人希逐鹿之图，家有雄霸之想”，却也只能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鹿入鼎中，不再见血沫与腥膻，治乱也经历了一个轮回，社会又重新走上安定。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而非吕留良愤激之下所说的“死路一条”。

鹿鼎山是“鹿”和“鼎”相统一的实证，藏宝和龙脉却显得扑朔迷离。钦封三等鹿鼎公、挂抚远大将军衔的韦小宝奇计百出，雅克萨一战胜得漂亮，却又匆匆赴尼布楚去也。因为不缺银钱，小宝对掘宝不热心，又以与小皇帝的朋友交情，一意保护大清龙脉，这都可理解。唯一费解的是精熟练达的摄政王，为何要选定这样一个地方来安置大清的“命根子”，而又疏于防卫？

韦大将军夺回鹿鼎山后仅越百余年，雅克萨城连同广袤的北方土地又割让给沙俄。清王朝由逐鹿、得鹿到失鹿，康熙大帝及其爱将韦小宝九泉有知，当痛心疾首。由是又知作者为鹿鼎山选址，思虑亦远，寓意亦深。

## 二、又一个少年康熙

书中的康熙，是一位情感丰富、英气逼人的仁厚少年，更是一位藏而不露、杀伐决断的帝国明君。他不是作者用墨最多的人物形象，却是其用情最专的形象，墨色之亮，再无第二人能及。譬如《红楼梦》中的“正邪两赋”，韦小宝只能说亦正亦邪或在正邪之间，康熙则无忝堂堂之正。在他身上，当寄托着作者“修齐治平”的人生理念。

写康熙必然要涉及宫廷。清王朝的内廷与前此任何朝代没有两样，黄瓦雕梁下处处潜伏着杀机，又因民族矛盾的特别尖锐，更多了几分凶险。皇家大内何等警戒森严，可先有云南沐家的闯宫行刺，立意栽诬吴三桂，虽属玩闹，已见防卫之疏；后有归辛树一家的闯宫行刺，抱一死之决绝，几乎得手。且无邀而至的武林高手可谓多多：天地会的钱老本，神龙岛的胖柳燕和瘦头陀，九难师太越

禁墙更如闲庭信步，还到旧居之殿去坐了坐。这还是大内么？还有丝毫的安全感么？

最危险的则不是“外魔”，内廷之中更见刀光剑影。海大富的药箱，药箱中灵验无比的化尸粉，假太后的密格，密格内的经书与蛾眉刺，都透着诡异。康熙幼年失怙，把太后当作最亲近的人，却没想到太后是个冒牌货，是神龙岛派来卧底的角色，且做成一系列的大事：幽禁真太后，杀害康熙生母，杀害董鄂妃及贞妃、荣亲王，搞到了数部《四十二章经》。若不是突然闯进来一个韦小宝，毛东珠当不辱使命。

她会如何对待康熙呢？以其与康熙的亲密联系，以康熙对她的依赖和敬重，真让人捏一把汗。向所谓邃密深曲之大内，乾清宫有刺客犯上，慈宁殿为奸徒窟穴，月下的御花园成了比拼厮杀的血腥地，静静的荷池也变为沉尸灭迹的冤魂塘，到处都滋生着阴谋，疯长着欲望，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地方。

宫廷又连着朝政，宫廷阴谋常常与朝阁倾轧相表里，朝政兴革也多在内宫中设定。诛鳌拜是康熙亲政后的大举措，其实施则是宫中御书房。我们看小皇帝与权臣的周旋，看其违背个性的让步（听任鳌拜杀苏克萨哈），看其命小太监习练布库，看其设计赚鳌拜入彀，看其见事不济时持刃而上，看其在擒住鳌拜后的冷静措置，紧张后真觉畅快，畅快时仍觉紧张。小康熙似乎天生就是坐皇位的材料，其谋略胆气，当为许多帝王所无。

宫廷更连着天下，康熙视野所及、胸襟包藏又决非内宫和京城，而是烽烟未息的国土，是统一大业。平定吴三桂叛乱，是本书的大关目，作者亦极尽烘托铺叙之能事，写吴三桂之英鸷、吴应熊之练达，写平西王府中的死士、西藩兵马的训练有素，写云南起事之初的燎原之势、朝廷大吏的恐慌失措……件件都有史据，在在都用史笔。以此史笔为康熙写形造像，塑造一个血肉丰满、性情鲜活的少年康熙。续此又有扫平神龙岛、收复雅克萨、尼布楚签约、台湾平定，或真或幻，有实有虚，要之政令悉归于一，悉出于一。“什么什么之中，什么千里之外”，小皇帝渐已成康熙大帝。

历满清一朝，始终面临着尖锐的民族问题，面临着种族迫害所必然引发的种族反抗。这种反抗略分为两途，一是文人形诸于纸墨间的抗争，一是各种形式的武装起义，在二百六十余年中从未停息，相应的便是血腥的“文字狱”和血腥的屠戮。本书也如实描绘了这一切，少年康熙正是在区处这种复杂局面时显露了其明君风采。当世大儒如顾炎武、吕留良、黄宗羲、查继佐积极参与反清斗争，康熙对顾氏之书则赞誉有加；天地会总军师为“反清复明”的领袖人物，康熙对他似也有几分私下的敬意；为一统天下他不能不招降纳叛，可又深谙羁縻之道，对贰臣有一种明确的不信任和鄙夷。康熙效法的不是自己的先祖（尤其不是先祖们的铁血政策），而是中华三千年的历代明君英主。

康熙曾对民族裂罅难以弥合深自苦恼，故事进行到最后一回，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疆域稳固，百姓安定，天地会不得已而转入地下，可其必欲刺杀清帝的目标未变，康熙有慨然一问：

父皇是满洲人，我亲生母后孝康皇后是汉军旗人，我有一半是汉人。我对天下百姓一视同仁，决没丝毫亏待了汉人，为什么他们这样恨我，非杀了我不可？

问语中有不解，不平，然更多的则是无奈。种族仇恨决不是一点善念就可以化解的，然努力去化解，却是坦荡和高尚的。康熙所说的“满洲人有好有坏，汉人也有好有坏”，看似最浅显的道理，朝野间却往往难以趋同。天地会火烬薪传，后来的白莲教、义和拳、青帮红帮都见其影响，褊狭的民族意识，始终占主导地位，让人叹叹。

康熙是一朝英主，其所开创的一统江山导引了一个盛世的来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繁盛和

福祉，金庸则用小说告知人们其得来之艰辛。作者没写到康熙的迟暮光景，却写到了其身世的不幸、遭际的凄惨，写到了自少年时就伴随着他的孤寂与落寞，那时相侵袭的悲凉。五台山寻父，康熙扑门大哭时泪出痛肠，有父而拒与相见，普通人家当无这种精神创伤，贵为天子的他却遇上了。小玄子没有谴责乃父，只是用哭声倾诉着积聚心底的委屈：是他用稚嫩的双肩，负担着父亲抛却的山河社稷。

在历史上和金庸笔下，顺治和康熙都是追求善政和德政的皇帝。顺治与董鄂妃的故事传扬已久，大约在帝王之爱难得如此深笃，本书中则深求一步，写到责任。若非顺治为儿女之情抛弃皇位，鳌拜等未必凶横乃尔，黎民则少受涂炭。不知是否种因于此，感情丰富的小玄子不得不封锢起感情，打点出精神，以尽其职与其责。他缺少亲情，亦缺少友情与爱情，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祖国大业，这也是一种牺牲，一种伴随以精神折磨的牺牲。

“唉，做皇帝嘛，那也难得很。”

### 三、一韦天地间

韦小宝所担纲主演的，则是一部俗世的欢乐颂。国家当多事之秋，生民受争战之苦，其个人的遭际遇也波谲云诡、风险频频，韦小宝的欢乐天性和生命的快活基调却始终无改。他不仅能随遇而安，且能随遇而适，随遇而乐，其顽强的生命力和超常的适应性，将市井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韦小宝出身妓馆，是买欢逐笑的皮肉生涯中一次失误的产物，既非应运而生，亦非应劫而生，当是在血液中就存贮着游戏人生的基因。其母韦春花是一个性格爽朗的俗脂庸粉，其父呢？应不外乎一个品貌平平的嫖客。韦小宝衣锦还乡时也曾问过乃母“我的老子是谁”，主要还是为搪塞皇帝友情赠送的三代旌表，见其母茫然不知，也就罢了。小玄子那样的切切寻父之情，他是没有的。

确切地讲，韦小宝是康熙唯一的朋友。两人的出身、学识、思想境界都大相悬绝，却有着打不散的交情，书中叙来件件桩桩，极是动人。然康熙却不是韦小宝唯一的朋友，略如引领其走上江湖的茅十八、打扫御书房的一对羊牯温家兄弟、大内总领侍卫大臣多隆、勋戚贵胄康亲王和索额图、天地会的几位堂主、反正过来的云南三将与津门大胡子赵良栋，甚至西藏喇嘛桑结和蒙古王子葛尔丹，种种色色，各式人等，都与他有一番交情且有的结拜为兄弟。康熙交友极慎，选中的是五毒俱全的韦小宝；韦兄交友芜杂，却也遇上了几位真性情。像那逐岛呼叫的王进宝，那摇头狮子吴立身和平西王府的杨溢之，都算是过命的交情了。

韦小宝以庸妓赘子、市井小混混，几数年间而成为当朝第一红人，爵拜一等公，官封抚远大将军，可谓一时贵宠无匹。且社会兼职颇多：天地会青木堂香主，神龙教白龙使，少林寺掌门方丈的师弟，清凉寺主持。这种兼职甚尔延伸到国外，还跑到莫斯科策动了一次政变，被封为管领东方鞑鞑地方的伯爵。纵横朝野，威加海外，又何以致此？

武侠小说的主人公必然武功超卓，几乎成为一种定式，金庸其它作品亦然，唯《鹿鼎记》是一个特例。韦兄充其量会几手三脚猫功夫，又以保命和逃命为主。其出身不如康熙，师父却高出许多：包藏祸心的海大富不算，如陈近南、九难师太、洪教主，都是绝等高手。毋怪主动要收其为徒的茅十八受其一嗤，陶官娥亦被婉拒。许多习武者梦寐以求的际遇被韦兄淡然放过：海太监的药箱何等贵重，韦兄只知化尸粉有用；陈近南的武功图册为武林秘笈，唯一读即生困倦；少林寺为武林渊藪，其朝思暮想是绿衫少女……昔西楚霸王“学剑不成，去，学万人敌”，而韦兄呢，压根就不想学什么。

韦小宝有一身淘洗难去的痞气。痞气常又是一种保护色和致胜武器。他的男师父、女师父甚

多，曾学过“英雄三招”、“美人三招”，学过“神行百变”（实则为“神逃百变”），还向何惕守学了一招“含沙射影”，这些招数都派过用场，有时还救过其性命。然作用更大、让其终生受用的还是在出道之前就会的“市井三招”，即捏卵蛋、撒石灰、斩脚背。鸣玉坊一场混斗，韦小宝以捏卵蛋对付凶蛮的盐泉，伸手见效，后被茅兄训斥为下三滥不敢多用，及见洪教主所授英雄三招中有“撩阴腿”，才大大开心；“撒石灰”则屡建奇功，得胜山杀史松、御书房战鳌拜、棺材中袭冯锡范、清凉寺斗皇甫阁，虽变幻用之，或香灰银票，就地取材，招数则一，取胜则一；“斩脚背”亦曾大开利市，后与罗刹恶战时的“地堂刀法”，似也同出一理。市井三招的实战价值，真让许多武林高手汗颜嗟嘤。

在江湖上（一如在战场和市井中），武功的优势被许多武侠名作渲染得出神入化，本书反其道而行之，却要写无武功的优势。在许多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读书的优势也屡屡被强调，如“书中自有颜如玉、黄金屋”云云，本书则写不读书的优势。正是韦小宝，将无武功和不读书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武如陈近南，文如顾炎武，均可称领袖群伦，可与韦小宝相比较，在做事的成功率而言，竟落二义。

康熙对韦小宝的四字定评为“不学有术”，真不刊之论。其在宫廷与朝廷，江湖与市井，战场、赌场与情场都能够左右逢源，不在其有学而在其有术。该拍马时便拍，该捧场时便捧，该闭嘴时一言不发，该说话时滔滔不绝，历练久、智商高者或能达到。其又能该拍马时不拍，该捧场时不捧，该闭嘴时滔滔不绝，该说话时一言不发，并以此达到目的，做成事情，这便是“有术”。再辅以“韦公三宝”的背心、匕首、化尸粉，辅以无数的杂学如赌场的掷骰子、讲史的肖声口、移花接木和偷梁换柱，辅以胆大妄为和泼赖作风，便练成不坏金身。

若论智商和情商，韦小宝则称绝品。唯其出身环境所致，妓院情结太深，情爱经历实难以让人称道。这种妓院情结几乎扩散到其行事喻物的方方面面：皇宫大内被误认为丽春院，皇太后被讥为老婊子，最快活最恶作剧的事是在少女脸上和楠木桌子上刻乌龟，见人名字中有“桂”“归”等字则转音为“龟”，看到漂亮女子便忍不住要摸，最喜欢听的曲儿也是“十八摸”……韦小宝一生最引为豪壮的大约不是使南与征北，而是在扬州鸣玉坊大床上的排街之行。

韦小宝是颇有些民族意识的，同情天地会，憎恨吴三桂，鄙夷贰臣施琅和郑克塽，都是其民族意识的体现。然他身上更多的则是哥们义气。其民族意识常表现为冲动时有，冷静时无；其哥们义气则冲动时有，冷静时亦有，安定时可见之，危难时亦能见之。韦小宝游戏人生，对许多事物都看得很淡，独凛遵“义”的规范而不稍假借。义气之下，即便对康王爷和索额图，对桑结和葛尔丹都礼敬三分，更遑论天地会群雄和师父陈近南了。为了义气，韦小宝能舍弃厚禄美爵，甘心流亡荒岛，能在戒备森严的云南黑坎子狱中救杨溢之，亦能数番挺身赴死，以保护朋友小玄子，能冒奇险从法场救出茅十八……当四处都发生着欺诈和背叛，当利益和利己的旗帜高扬在云端，韦小宝却成了“义”的大护法。

书中便是这么写的，相对写的是一些成名人物、贵胄公子的不义，又为什么？

韦小宝的义气也是包裹在市井精神之中的。有市井精神，才有韦小宝，也才有韦小宝的义。市井精神无敌，一韦纵横天地间。

#### 四、人命“在呼吸之间”

《鹿鼎记》中，最让各路人马锲而不舍、必欲得之的是《四十二章经》，最让读者牵挂悬望的也是《四十二章经》。该经是朝廷重宝，亦是江湖和武林重宝，由是便有豪取与巧夺，有欺骗与陷害，有杀



戮和血腥,有一个个围绕着该经的复杂关系网和各种突发事件。作者以此挽结故事,粘连情节,描绘人物和世情,千针万线同出一丝,又千曲万折不露一线,让人叹绝。

作者笔下的《四十二章经》又非普通传本,而是特制的与八旗旗色相同的专有品,分藏于八旗旗主之府。其共同秘密则是一幅剪碎分藏的地图,上面既标明大清龙脉的所在,又注着八旗共有的巨大珍宝藏于何处,这是清王朝的一个绝大机密。毅然弃却皇位出家的顺治帝派遣海大富回宫,查明该经必也是旨谕之一,尤见重要。而五台山父子相见的短促时间中,当也向康熙交待了经书之秘。

朝廷中几乎没有永久的秘密。最早得悉此事的当是神龙教,洪教主为此可谓费尽心力,也略见收效。稍后则有陶宫娥的太师父,有韦小宝和双儿,有天地会总军师陈近南,至于那位在康亲王府盗经的武师齐元凯是何路道,尚不得而知。

秘密地图可藏处甚多,更隐密更稳妥更方便的方式当还有,其他的经书也多,金庸先生为什么要选择《四十二章经》?试为答之:

《四十二章经》传为第一部进入中土的汉译佛经,在佛学东渐史上的影响较深远;

《四十二章经》的前三个字简单易记,而书中主人公韦小宝恰恰是个文盲;

《四十二章经》仅薄薄一卷,便于携带保存,尤便于韦小宝的顺手牵羊。

再深求之,作者似乎还有更深的含义,又不单单以该经作一个道具,而在于经文中所揭示的生命过程的意义:

佛问诸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在数日间。”佛言:“子未能为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在饭食间。”佛言:“子未能为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呼吸之间。”佛言:“善哉,子可谓为道者矣!”

这些富于禅机的问答,不知韦小宝听后会有何评论,其所阐释的“了生死”的理念也不可能让韦兄顿悟,却可以给读者更多更深的思考:

假如吴之荣明白人命只在呼吸之间,他还会寻章摘句、密告他人、兴风作浪吗?

假如吴三桂明白人命只在呼吸之间,他还会积聚甲仗、操练士卒、起兵反叛吗?

假如洪教主明白人命只在呼吸之间,他还会遣派爪牙、传授咒语、以求一逞吗?

恶人常常是至死不悟的,则正人好人乃至普通人呢?陈近南、顾炎武还会坚持“反清复明”的大业吗?小玄子还会忧心国事吗?

假如韦小宝听讲“人命只在呼吸间”,大约会做个鬼脸,浑不当回事儿。如果硬让他选一件在这呼吸之间应了的愿望,真不知会是什么,但肯定非掷骰子和哼“十八摸”小调。

人命在呼吸间,是极言人生之短暂、生命之可贵,是向世人发出一声警策,是把对生死距离的认识与人生态度组接在一起,给扰攘的尘世一声棒喝。

《四十二章经》终于一部部到了韦小宝手中,经中的碎羊皮片儿也被双儿拼成藏宝图,韦兄和双儿两番到了那藏宝的鹿鼎山,却终也没有去实施挖掘。他最后的隐居或曰出逃,反而选了极南之地的云南大理,去享受人生的乐趣。韦小宝肯定未读过《四十二章经》,却仿佛获得了经义的真谛。

前明大哲学家王阳明曾提出“致良知”的学说,“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生,真是与物无对。”韦小宝秉良知行事,自是智珠不堕。

那些争夺该经的人如洪教主、假太后,又有谁诵读过《四十二章经》呢?

《鹿鼎记》毕竟还是一部武侠小说，书中的各色人等中，最抢眼的还是武林人物。作者墨分七色，为复杂社会中的侠客写形赋心，仍是书中精采纷呈的部分。

武林似乎永远会有热闹的，各个政治阵营中都有自己的死士，然整体看来却是一道颓败的风景区：被仰为泰山北斗的少林寺已演为皇家的护院；河间闹嚷嚷的“杀龟大会”轮到冯难敌来主持，也见出人材的凋零；沐王府小公爷的纨绔气似多过豪杰气概，瞎折腾而成不了任何事；华山派的归老英雄，见解和智商也不比其傻儿子高许多。

然中国历史上向来都有侠士的身影，陈近南就是一位侠义道上的英雄，他所统领的天地会群豪亦多热血汉子。“平生不识陈近南，纵称英雄也枉然”，设想怎样的武功和品格才能得到如此推许？然柳江夜雨，其向徒弟韦小宝倾诉心曲，由是知在宫廷和政治斗争中，侠士和侠义精神又常常是柔弱的。陈近南死于小宫廷的猜忌和倾陷，正说明了这一点。

唯侠义精神又不择地而生，敌对双方，都有些不良小人，亦都有具有高尚人格的义士。过强的政治色彩和功利性，能消减却无法完全遮蔽侠义道精神的光亮。康熙的性格中岂无任侠之气？洪教主的行为岂无大侠之风？从整体上论之，韦小宝也是一位侠者，其在捍卫“义”的同时，亦扮演了侠。

《鹿鼎记》以冷隽峭拔之笔写了武林中的众生相，却不是一部反武侠的书。其站在俯视历史和世俗的思想高度上，探寻着扩拓着侠义的真内涵和真精神。



# 目 录

《鹿鼎记》总论	.....	(1)
第一回	纵横钩党清流祸 峭茜风期月旦评	.....(11)
第二回	绝世奇事传闻里 最好交情见面初	.....(32)
第三回	符来袖里围方解 椎脱囊中事竟成	.....(60)
第四回	无迹可寻羚挂角 忘机相对鹤梳翎	.....(75)
第五回	金戈运启驱除会 玉匣书留想象间	.....(94)
第六回	可知今日怜才意 即是当时种树心	.....(121)
第七回	古来成败原关数 天下英雄大可知	.....(142)
第八回	佳客偶逢如有约 盛名长恐见无因	.....(163)
第九回	琢磨颇望成全璧 激烈何须到碎琴	.....(178)
第十回	尽有狂言容数子 每从高会厕诸公	.....(204)
第十一回	春辞小院离离影 夜受轻衫漠漠香	.....(232)
第十二回	语带滑稽吾是戏 弊清摘发尔如神	.....(248)
第十三回	翻覆两家天假手 兴衰一劫局更新	.....(267)
第十四回	放逐肯消亡国恨 岁时犹动楚人哀	.....(292)
第十五回	关心风雨经联榻 轻命江山博壮游	.....(316)
第十六回	粉麝余香衔语燕 佩环新鬼泣啼乌	.....(340)
第十七回	法门猛叩无方便 疑网重开有譬如	.....(362)
第十八回	金刚宝杵卫帝释 雕篆石碣敲头陀	.....(382)
第十九回	九州聚铁铸一字 百金立木招群魔	.....(408)
第二十回	残碑日月看仍在 前辈风流许再攀	.....(424)
第二十一回	金剪无声云委地 宝钗有梦燕依人	.....(447)
第二十二回	老衲山中移漏处 佳人世外改妆时	.....(468)
第二十三回	天生才士定多癖 君与此图皆可传	.....(497)
第二十四回	爱河纵涸须千劫 苦海难量为一慈	.....(518)
第二十五回	乌飞白头窜帝子 马挟红粉啼宫娥	.....(537)
第二十六回	草木连天人骨白 关山满眼夕阳红	.....(557)
第二十七回	滇海有人闻鬼哭 棘门此外尽儿嬉	.....(581)
第二十八回	未免情多丝宛转 为谁辛苦窃玲珑	.....(600)
第二十九回	卷幔微风香忽到 瞰床新月雨初收	.....(626)

## 鹿鼎记

第三十回	镇将南朝偏跋扈	部兵西楚最轻剽	.....	(650)
第三十一回	罗甸一军深壁垒	滇池千顷沸波涛	.....	(670)
第三十二回	歌喉欲断从弦续	舞袖能长听客夸	.....	(690)
第三十三回	谁无痼疾难相笑	各有风流两不如	.....	(711)
第三十四回	一纸兴亡看复鹿	千年灰劫付冥鸿	.....	(737)
第三十五回	曾随东西南北路	独结冰霜雨雪缘	.....	(770)
第三十六回	犵鸟蛮花天万里	朔云边雪路千盘	.....	(789)
第三十七回	辕门谁上平蛮策	朝议先颁谕蜀文	.....	(809)
第三十八回	纵横野马群飞路	跋扈风筝一线天	.....	(827)
第三十九回	先生乐事行如栲	小子浮踪寄若萍	.....	(846)
第四十回	待兔只疑株可守	求鱼方悔木难缘	.....	(882)
第四十一回	渔阳鼓动天方醉	督亢图穷悔已迟	.....	(898)
第四十二回	九重城阙微茫外	一气风云吐纳间	.....	(922)
第四十三回	身作红云长傍日	心随碧草又迎风	.....	(942)
第四十四回	人来绝拼原拚命	事到伤心每怕真	.....	(964)
第四十五回	尚余截竹为竿手	可有临渊结网心	.....	(989)
第四十六回	千里帆樯来域外	九霄风雨过城头	.....	(1010)
第四十七回	云点旌旗秋出塞	风传鼓角夜临关	.....	(1032)
第四十八回	都护玉门关不设	将军铜柱界重标	.....	(1057)
第四十九回	好官气色车裘壮	独客心情故旧疑	.....	(1087)
第五十回	鸢立云端原矫矫	鸿飞天外又冥冥	.....	(1104)
附录:康熙朝的机密奏折	.....			(1122)
后记	.....			(1127)

# 第一回 纵横钩党清流祸 峭茜风期月旦评

北风如刀，满地冰霜。

江南近海滨的一条大路上，一队清兵手执刀枪，押着七辆囚车，冲风冒寒，向北而行。

前面三辆囚车中分别监禁的是三个男子，都作书生打扮，一个是白发老者，两个是中年人。后面四辆中坐的是女子，最后一辆囚车中是个少妇，怀中抱着个女婴。女婴啼哭不休。她母亲温言相呵，女婴只是大哭。囚车旁一名清兵恼了，伸腿在车上踢了一脚，喝道：“再哭，再哭！老子踢死你！”那女婴一惊，哭得更加响了。

离开道路数十丈处有座大屋，屋檐下站着个中年文士，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那文士见到这等情景，不禁长叹一声，眼眶也红了，说道：“可怜，可怜！”

那小孩子问道：“爹爹，他们犯了什么罪？”那文士道：“又犯了什么罪？昨日和今朝，已逮去了三十几人，都是我们浙江有名的读书人，个个都是无辜株连。”他说到“无辜株连”四字，声音压得甚低，生怕给押送囚车的官兵听见了。那小孩道：“那个小女孩还在吃奶，难道也犯了罪？真没道理。”那文士道：“你懂得官兵没道理，真是好孩子。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为鼎镬，我为麋鹿！”

那小孩子道：“爹，你前几天教过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就是给人家斩割屠杀的意思。人家是切菜刀，是砧板，我们就是鱼和肉。‘人为鼎镬，我为麋鹿’这两句话，意思也差不多么？”那文士道：“正是！”眼见官兵和囚车已经去远，拉着小孩的手道：“外面风大，我们回屋里去。”当下父子二人走进书房。

那文士提笔蘸上了墨，在纸上写了个“鹿”字，说道：“鹿这种野兽，虽是庞然大物，性子却极为和平，只吃青草树叶，从来不伤害别的野兽。凶猛的野兽要伤它吃它，它只有逃跑，倘若逃不了，那只有给人家吃了。”又写了“逐鹿”两字，说道：“因此古人常常拿鹿来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温顺善良，只有给人欺压残害的份儿。汉书上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说，秦朝失了天下，群雄并起，大家争夺，最后汉高祖打败了楚霸王，就得了这只又肥又大的鹿。”

那小孩点头道：“我明白了。小说书上说‘逐鹿中原’，就是大家争着要做皇帝的意思。”那文士甚是喜欢，点了点头，在纸上画了一只鼎的图形，道：“古人煮食，不用灶头锅子，用这样三只脚的鼎，下面烧柴，捉到了鹿，就在鼎里煮来吃。皇帝和大官都很残忍，心里不喜欢谁，就说他犯了罪，把他放在鼎里活活煮熟。《史记》中记载蔺相如对秦王说：‘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也，臣请就鼎镬。’就是说：‘我该死，将我在鼎里烧死了罢！’”

那小孩道：“小说书上又常说‘问鼎中原’，这跟‘逐鹿中原’好像意思差不多。”

起笔即凄凉满纸，  
尽写离乱景象。

遗民之痛，白发老者、中年人、囚车众女子岂不欲哭，是不敢，唯无知婴雏哭之。

民族压迫与文字狱相表里，能不生“鼎镬”、“麋鹿”之悲！

大清天下已定，前明遗民未服，故以“人”、“我”论之。

一段写鹿，状其弱。

一段言鼎，言其为煮食之器用。

## 鹿鼎记

那文士道：“不错。夏禹王收九州之金，铸了九口大鼎。当时的所谓‘金’其实是铜。每一口鼎上铸了九州的名字和山川图形，后世为天下之主的，便保有九鼎。《左传》上说：‘楚子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只有天下之主，方能保有九鼎。楚王只是楚国的诸侯，他问鼎的轻重大小，便是心存不轨，想取周王之位而代之。”

那小孩道：“所以‘问鼎’、‘逐鹿’，便是想做皇帝。‘未知鹿死谁手’，就是不知哪一个做成了皇帝。”

那文士道：“正是。到得后来，‘问鼎’、‘逐鹿’这四个字，也可借用于别处，但原来的出典，是专指做皇帝而言。”说到这里，叹了口气，道：“咱们做老百姓的，总是死路一条。‘未知鹿死谁手’，只不过未知是谁来杀了这头鹿，这头鹿，却是死定了的。”

他说着走到窗边，向窗外望去，只见天色阴沉沉地，似要下雪，叹道：“老天爷何其不仁，数百个无辜之人，在这冰霜遍地的道上行走。下起雪来，可又多受一番折磨了。”

忽见南边大道上两个人戴着斗笠，并肩而来，走到近处，认出了面貌。那文士大喜，道：“是你黄伯伯、顾伯伯来啦！”快步迎将出去，叫道：“梨洲兄、亭林兄，哪一阵好风，吹得你二位光临？”

右首一人身形微胖，颀下一部黑须，姓黄名宗羲，字梨洲，浙江余姚人氏。左首一人又高又瘦，面目黝黑，姓顾名炎武，字亭林，江苏昆山人氏。黄顾二人都是当世大儒，明亡之后，心伤国变，隐居不仕，这日连袂来到崇德。顾炎武走上几步，说道：“晚村兄，有一件要紧事，特来和你商议。”

这文士姓吕名留良，号晚村，世居浙江杭州府崇德县，也是明末、清初一位极有名的隐士。他眼见黄顾二人脸色凝重，又知顾炎武向来极富机变，临事镇定，既说是要紧事，自然非同小可，拱手道：“两位请进去先喝三杯，解解寒气。”当下请二人进屋，吩咐那小孩道：“葆中，去跟娘说，黄伯伯、顾伯伯到了，先切两盘羊膏来下酒。”

不多时，那小孩吕葆中和兄弟毅中搬出三副杯筷，布在书房桌上。一名老仆奉上酒菜。吕留良待三人退出，关上了书房门，说道：“黄兄，顾兄，先喝三杯！”

黄宗羲神色惨然，摇了摇头。顾炎武却自斟自饮，一口气连干了六杯。

吕留良道：“二位来此，可是和‘明史’一案有关吗？”黄宗羲道：“正是！”顾炎武提起酒杯，高声吟道：“‘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晚村兄，你这两句诗，真是绝唱！我每逢饮酒，必诵此诗，必浮大白。”

吕留良心怀故国，不肯在清朝做官。当地大吏仰慕他声名，保荐他为“山林隐逸”，应征赴朝为官，吕留良誓死相拒，大吏不敢再逼。后来又有一名大官保荐他为“博学鸿儒”，吕留良眼见若再相拒，显是轻侮朝廷，不免有杀身之祸，于是削发为僧，做了假和尚。地方官员见他意坚，从此不再劝他出山。“清风、明月”这两句诗，讥刺满清，怀念前明，虽然不敢刊行，但在志同道合的朋辈之间传诵已遍，此刻顾炎武又读了出来。黄宗羲道：“真是好诗！”举起酒杯，也喝了一杯。吕留良道：“两位谬赞了。”

一段写为王称帝之野心。

结“鹿”、“鼎”之奥义，起全书之关目。知后来无数闹热，在朝在野，庙堂山林，总由“问鼎”、“逐鹿”概括无尽，作者有大悲悯在焉。

一部武侠书，先出几位大文士，与众不同。

是文人唇吻，是文人心曲，亦是文人拘处。

吕留良是真文士、假和尚。文人遁入空门，多当动荡之际，非国家之幸。

## 第一回 纵横钩党清流祸 峭茜风期月旦评

顾炎武一抬头，见到壁上挂着一幅高约五尺、宽约丈许的大画，绘的是一大片山水，笔势纵横，气象雄伟，不禁喝了声彩，画上只题了四个大字：“如此江山”，说道：“看这笔路，当是二瞻先生的丹青了。”吕留良道：“正是。”那“二瞻”姓查，名士标，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画家，也和顾黄吕诸人交好。黄宗羲道：“这等好画，如何却无题跋？”吕留良叹道：“二瞻先生此画，颇有深意。只是他为人稳重谨慎，既不落款，亦无题跋。他上个月在舍间盘桓，一时兴到，画了送我，两位便题上几句如何？”

顾黄二人站起身来，走到画前仔细观看，只见大江浩浩东流，两岸峰峦无数，点缀着奇树怪石，只是画中云气弥漫，山川虽美，却令人一见之下，胸臆间顿生郁积之意。

顾炎武道：“如此江山，沦于夷狄。我辈忍气吞声，偷生其间，实令人悲愤填膺。晚村兄何不便题诗一首，将二瞻先生之意，表而出之？”吕留良道：“好！”当即取下画来，平铺于桌。黄宗羲研起了墨。吕留良提笔沉吟半晌，便在画上振笔直书。顷刻诗成，诗云：

“其为宋之南渡耶？如此江山真可耻。其为崖山以后耶？如此江山不忍视。吾今始悟作画意，痛哭流涕有若是。以今视昔昔犹今，吞声不用枚衔嘴。画将皋羽西台泪，研入丹青提笔讹。所以有画无诗文，诗文尽在四字里。尝谓生逢洪武初，如瞽忽瞳跛可履。山川开霁故壁完，何处登临不狂喜？”

书完，掷笔于地，不禁泪下。

顾炎武道：“痛快淋漓，真是绝妙好辞。”吕留良道：“这诗殊无含蓄，算不得好，也只是将二瞻先生之原意写了出来，好教观画之人得知。”黄宗羲道：“何日故国重光，那时‘山川开霁故壁完’，纵然是穷山恶水，也令人观之大畅胸怀，真所谓‘何处登临不狂喜’了！”顾炎武道：“此诗结得甚妙！终有一日驱除胡虏，还我大汉山河，比之徒抒悲愤，更加令人气壮。”

黄宗羲慢慢将画卷了起来，说道：“这画是挂不得了，晚村兄须得妥为收藏才是。倘若给吴之荣之类奸人见到，官府查究起来，晚村兄固然麻烦，还牵累了二瞻先生。”

顾炎武拍桌骂道：“吴之荣这狗贼，我真恨不得生食其肉。”吕留良道：“二位枉顾，说道有件要紧事。我辈书生积习，作诗题画，却搁下了正事。不知究是如何？”黄宗羲道：“我二人此来，乃是为了二瞻先生那位本家伊璜先生。小弟和顾兄前日得到讯息，原来这场‘明史’大案，竟将伊璜先生也牵连在内。”吕留良惊道：“伊璜兄也受了牵连？”

黄宗羲道：“是啊。我二人前日晚上匆匆赶到海宁袁花镇，伊璜先生并不在家，说是出外访友去了。炎武兄眼见事势紧急，忙嘱伊璜先生家人连夜躲避；想起伊璜先生和晚村兄交好，特来探访。”吕留良道：“他……他却并没有来。不知到了何处。”顾炎武道：“他如在府上，这会儿自己出来相见。我已在他书房的墙壁上题诗一首，他若归家，自然明白，知所趋避，怕的是不知讯息，在外露面，给公人拿住，那可糟了。”

黄宗羲道：“这‘明史’一案，令我浙西名士几乎尽遭毒手。清廷之意甚恶，

长歌当哭，痛泪四溅，一诗一画，堪为遗民心态写照。

顾氏自有豪气。



## 鹿鼎记

晚村兄名头太大，亭林兄与小弟之意，要劝晚村兄暂且离家远游，避一避风头。”

为何不想到搏杀，却想到受戮？

吕留良气愤愤的道：“鞑子皇帝倘若将我捉到北京，拼着千刀万剐，好歹也要痛骂他一场，出了胸中这口恶气，才痛痛快快的就死。”

为帝王诛杀与被贱役殴毙，到底不同，于文人犹不同。

顾炎武道：“晚村兄豪气干云，令人好生钦佩。怕的是见不到鞑子皇帝，却死于一般下贱的奴才手里。再说，鞑子皇帝只是个小孩子，什么也不懂，朝政大权，尽操于权臣鳌拜之手。兄弟和梨洲兄推想，这次‘明史’一案所以如此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当是鳌拜意欲挫折我江南士人之气。”

吕留良道：“两位所见甚是。清兵入关以来，在江北横行无阻，一到江南，却处处遇到反抗，尤其读书人知道华夷之防，不断跟他们捣蛋。鳌拜乘此机会，要对我江南士子大加镇压。哼，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除非他把咱们江南读书人杀得干干净净。”

黄宗羲道：“是啊。因此咱们要留得有用之身，和鞑子周旋到底，倘若逞了一时血气之勇，反是堕入鞑子的算中了。”

同为当时大儒，性情才思又各有色泽。

吕留良登时省悟，黄顾二人冒寒枉顾，一来固是寻觅查伊璜，二来是劝自己出避，生怕自己一时按捺不住，枉自送了性命，良友苦心，实深感激，说道：“二位金石良言，兄弟哪敢不遵？明日一早，兄弟全家便出去避一避。”黄顾二人大喜，齐声道：“自该如此。”

吕留良沉吟道：“却不知避向何处才好？”只觉天涯茫茫，到处是鞑子的天下，真无一片干净土地，沉吟道：“桃源何处，可避暴秦？桃源何处，可避暴秦？”顾炎武道：“当今之世，便真有桃源乐土，咱们也不能独善其身，去躲了起来……”吕留良不等他辞毕，拍案而起，大声道：“亭林兄此言责备得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暂时避祸则可，但若去躲在桃花源里，逍遥自在，忍令亿万百姓在鞑子铁蹄下受苦，于心何安？兄弟失言了。”

浪迹江湖，识见便自与独处书斋者别。

顾炎武微笑道：“兄弟近年浪迹江湖，着实结交了不少朋友。大江南北，见闻所及，不但读书人反对鞑子，而贩夫走卒、屠沽市井之中，也到处有热血满腔的豪杰。晚村兄要是有意，咱三人结伴同去扬州，兄弟给你引见几位同道中人如何？”吕留良大喜，道：“妙极，妙极！咱们明日便去扬州，二位少坐，兄弟去告知拙荆，让她收拾收拾。”说着匆匆入内。

不多时吕留良回到书房，说道：“‘明史’一案，外间虽传说纷纷，但一来传闻未必确实，二来说话之人又顾忌甚多，不敢尽言。兄弟独处蜗居，未知其详，到底是何起因？”

“明史案”是清朝立国后第一大文字狱，又是本书一大关目，故要先作敷说，读者留意。

顾炎武叹了口气，道：“这部明史，咱们大家都是看过的了，其中对鞑子不大恭敬，那也是有的。此书本是出于我大明朱国桢相国之手，说到关外建州卫之事，又如何会对鞑子客气？”吕留良点头道：“听说湖州庄家花了几千两银子，从朱相国后人手中将明史原稿买了来，以己名刊行，不想竟然酿此大祸。”

浙西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处于太湖之滨，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盛产稻米蚕丝。湖州府的首县今日称为吴兴县，清时分为乌程、归安两县。自来文风甚